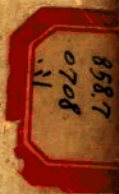




紅軍長征的故事

郭 鋒 等 著

勞 動 出 版 社



前言

很多讀者要求我們出版一些小冊子，介紹有關中國工農紅軍特別是長征時期的故事。但是由於材料不容易收集，暫時沒法較完整地編寫成書。現在特把『八一』建軍節二十三週年紀念時幾位紅軍老同志寫的回憶文章，收集出版，想必是大家所歡迎的。

勞動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目 錄

前 言.....	(一)
突破烏江天險.....	郭 鋒(一)
飛奪瀘定橋.....	郭 鋒(七)
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	秦 江(二六)
通過雪山草地.....	蔣國鈞(三)

突破烏江天險

郭 鋒

作者按：本文和後面的『飛奪瀘定橋』兩稿，是第××兵團司令員楊成武將軍的回憶筆錄。楊成武將軍在長征時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的政治委員。『突破烏江天險』、『飛奪瀘定橋』和『衝破天險臘子口』是紅四團在長征中所創造的許多英雄事蹟裏面最驚險的三個，他都是親身參加的。此稿寫成後，承楊司令員親手加以修改，補充了故事的許多細節，校正了一些時間、地點、人名的訛誤，特此表示謝意。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國工農紅軍爲了奔赴抗日戰爭的前線，踏上二萬五千里征途，由江西紅色區勝利向西挺進。辛田、固坡打了第一仗，嚇壞了廣東的陳濟棠。我們連續突破三道防線，到達貴州省的東邊，佔領了黎平、施秉、餘慶、錦屏諸縣城，這是年底臘月間的事。前進，繼續向貴州省中部前進，號稱爲『天險』的烏江就橫在眼前擋住去路了。

開路先鋒的『英勇衝鋒紅四團』得到命令：『克服萬難，要在團溪江界河堅決打過江去！』

說起烏江來，確是險要。江岸都是峭壁石山，陡削驚人。黑黑的高峯突入雲霄，遮蔽了天日，水寬三百米，兩岸山峯突出傾斜，在界河口的上游竟有一處南北山崖相隔僅二十多米，幾乎要『接吻』了。碧綠的江水在山峯下奔流，流速每秒鐘一米八到兩米。軍閥王家烈的主力三個步兵團、一個教導團早在對岸峭壁上擺下陣勢，晝夜不停地構築了四道防禦陣地。而江面上僅有的兩隻渡船又被敵人拉到對岸，沉入水中去了。

烏江水深兩丈，却是清澈見底。岸上的竹林長得非常茂密，被雨雪吹打着，葉片上掛滿了水珠，把竹枝都壓得彎彎了。如果換上一副悠閑的心情來看，這也許是一處很美妙的遊賞勝地，但現在誰也沒有那種想法了，因為擺在紅四團勇士們面前的是這樣一個艱鉅的任務：必須渡過江去，必須打垮對岸的敵人渡過江去，必須在這嚴冷的氣候下，克服一切困難渡過江去！但是，沒有船，地形是這樣險要，敵人又必然要堅決頑抗，而背後周渾元縱隊的追兵離我們只有六十里了。渡江！渡江！迅速地渡江！成了當前最迫切的問題。

臘月三十那天，正是人們忙着過年的時候，紅四團在拂曉出發，指向江界河大渡口

趕路前進。正午到達江邊，對岸敵人向我射擊，部隊隱蔽起來，分別進行各種渡江的準備工作：幹部看地形，戰士進行組織動員。當天傍晚就開始了第一次的『試渡』。全團選出二十幾位熟識水性的同志，每人只帶一枝駁壳槍。出發前喝些燒酒發發熱，脫光衣服，又用毛巾將全身擦紅，然後一個一個跳下水去。茫茫的夜色把他們吞沒了，在岸上的同志們，只能看見江水在流。過了一會，忽然聽見對岸密密的槍聲，向着江心射擊。這次試渡的結果，因為水流太急，天氣太冷，加上敵人的火力封鎖，無法接近對岸。第一次的『試渡』沒有成功。

那天夜裏，全團指戰員都動員起來，砍竹子作筏。三十個竹筏完成了，又進行了組織工作，選拔會划船的同志作水手，準備在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大年初一的夜裏，實行第二次的『偷渡』。

勇士們在漆黑的夜裏，以輕輕的脚步非常肅靜地進到江岸，登上竹筏。第一隻竹筏出發了，載着六位英雄和一挺輕機槍，兩枝馬槍。筏上的指揮者是二連毛連長——『八一』南昌起義時，他是賀龍將軍的勤務員。十分鐘後，第二隻和第三隻竹筏也相繼進發。團長、政委鼓勵着他們，和他們約定：勝利到達對岸後要劃一根火柴通知這邊。同

志們都預祝他們成功，看着他們的竹筏離岸飛駛過去，一瞬間就消失在夜色之中了。大家站在江岸上，目不轉睛地望着對岸黯黑的山影，期待着勝利的信號出現。但是一秒鐘過去了，兩秒鐘過去了，五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始終看不見對岸有什麼動靜。他們究竟到達了對岸沒有呢？他們正在前進嗎？他們遇到了什麼困難嗎？等了又等，沒有一點影子，真是斷了線的風箏一樣無法捉摸。直到三十分鐘後，才有一個通訊員匆忙地跑到江邊報告：『第二隻竹筏到江心後，被水流冲下五里，險些翻掉，現在已經回來了。』正在追問詳情，第三隻竹筏上的同志也回來了，他們的竹筏被水冲下二里遠，摸不到方向了，幾次險些被水冲翻。至於那第一隻竹筏呢？始終不知下落。在此情況下，不敢盲目地再放竹筏了，只好另想辦法——第二次『偷渡』又沒有成功。

失敗，失敗，接連兩次的失敗，難道『烏江天險』真能阻止紅軍的前進嗎？不！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無堅不摧的，高度地發揮全體指戰員的機智和勇敢，他們是不會向任何困難低頭的。經過兩次的經驗，一夜的組織動員，完成了六十隻竹筏，又組織好了強大的火力，在工兵砲兵的配合下，第二天——正月初二破曉，我們開始了大規模的『強渡』！前進號響激山谷，二營全營的火力，加上幾十挺輕重機槍和團的、師的砲兵，突然

間向着對岸的敵人一齊發射。一營擔任第一突擊隊。三隻竹筏首先在砲火掩護下出發了，他們用力划，向敵方猛進，到達距離對岸約有五十米時，突然聽見岸上『嘎嘎嘎』響起了一陣清脆的機槍聲。但是這機槍不是朝着竹筏射擊的，而是朝着敵人。到底是怎麼回事？鬧不清楚。機槍有力地掩護了竹筏靠近江岸，十八位勇士登陸後，政委才在望遠鏡裏看到石岸下鑽出人來，那位指揮着機槍向敵人射擊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毛連長！原來他們昨夜乘着第一隻竹筏已經抵達對岸，但剛剛爬上岸去，就聽見頭上幾米遠的地方有鐵器在響，是敵人在那裏作工事。他們六個人就在敵人的腳底下隱蔽了一夜，動也不敢動，又哪能劃火柴呢！直到第二天拂曉，他們看見我們突擊隊的竹筏直奔前來，就迅速機動地把機槍架在敵人的跟前，猛烈地向敵人開火了。敵人驟頭轉向，竟被這一陣突然的攻擊吓昏了，『神兵來了』，『天兵來了』，軍心立刻動搖。而我們剛剛登陸的十八位英雄大聲喊殺，會同岸上埋伏的六位英雄，展開四挺機槍的火力，一陣猛攻，猛撲，猛打，接連奪下三層陣地，光剩下山頂上的一層防禦工事了。

但這時敵人把四個團的兵力完全集中起來，向我死命反撲，雖然我們的第二突擊隊也增援上去了，還是衆寡懸殊，不能制壓敵人的反撲。結果第一個陣地失守了，第二個陣地也

被敵人奪回去了，我們被壓縮到江岸的最後一道陣地上。『同志們！再也不能退了，看吧，脚下就是急流的水，只有戰鬥，援兵就會來的！』毛連長激動地喊着，指揮着大家廝殺。

在這千鈞一髮的危急情況下，勇士們所需要的是大力援助，尤其更需要堅強的指揮和政治工作。站在這邊江岸上的楊政委，從他的望遠鏡裏完全看清了這一點，他把劉特派員、王青年幹事和張參謀叫來，命令他們：『帶領第三突擊隊火速渡江！』並且說：『你們三個人和一營長、毛連長組成黨的臨時小組，堅決戰鬥，無論如何要把敵人打垮，鞏固已得的陣地！』於是，他們就帶着黨的信託，帶着中國人民的希望，緊張而迅速地登上竹筏，箭一般地奔向西岸。我們的神砲手，也瞄準着向我衝鋒的羣敵，連發四砲，三砲準確命中，引起敵軍一陣混亂。我增援部隊在砲火的掩護下上岸了，會合岸上的勇士們，立刻向敵人發起猛烈衝鋒，終於把失去的兩個陣地相繼奪回。最後，又集結兵力火力向最高峯攻擊，經兩小時激戰，把敵人的最後陣地全部佔領了，敵軍向遵義潰退。我渡江部隊的先頭兩個營稍事集結後，就向潰敵發起猛追，第二天拂曉配合紅六團佔領了離江岸一百二十里的遵義城。兄弟兵團的同志們都以十分欣慰的心情，慶賀着這一光輝的勝利。

飛奪瀘定橋

郭鋒

一、光榮的任務

一九三五年五月，萬里長征、北上抗日的中國工農紅軍進到了川康交界的大渡河畔。紅一團在十二日就勝利地完成了安順場的強渡，但因水流太急，不能架橋，船只有三隻，往返一次需要幾十分鐘，整個野戰軍如果只靠這三隻船來擺渡，不知要花費多少時間。反革命的蔣介石正在命令他的嘍囉們『猛追堅堵』；因為太平天國的石達開就是在安順場被漢奸駱秉章的軍隊最後消滅的，蔣賊也夢想着紅軍作第二個石達開。當時全國人民都在憂慮地想：『紅軍會不會走石達開的道路呢？歷史上的悲劇會不會重演呢？』爲了迅速渡過大渡河，只有一個辦法：堅決奪下瀘定橋。左路軍前衛紅四團，接受了這個艱鉅的任務，在十三日清晨出發了。出發地離瀘定橋還有三百二十里，命令規定三天趕到。活潑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戰士們的情緒，千百個人的心中，什麼都拋棄了，只有一座瀘定橋。

二、勝利的第一天

渡過安順場的紅一師由劉伯承、聶榮臻兩將軍指揮，沿河右岸前進，紅四團沿左岸前進。路只有一米來寬，左邊是高山峭壁，像刀劈的一樣，插入雲霄，半山腰上，是終年不化的積雪；右邊就是好幾丈深的大河。走出三十多地，對岸的敵人就發現我們了，開始以砲火向我行軍縱隊射擊，爲了避免無謂傷亡，我們只得彎路爬山，繞出了十多里，這樣費了不少的時間。

在一座大山的前面，先頭連和敵人的一個連遭遇，紅四團的勇士們一個猛衝就把敵人打垮了。這山有十里多高，翻過山，一條小河又攔住了去路，橋已被敵人毀掉了。河面雖然不寬，但是却很深，徒涉是不行的。一營營長連忙動員了許多戰士砍樹，把橋架好。

部隊繼續前進，前邊還有零星的槍聲。下午三點鐘，偵察員報告前面是座懸崖，只有一條小路，好像天梯，抬起頭來看，連帽子都要掉下來。山頂是一個小隘口，有敵人一個營堅守。右邊靠河，無路可繞。團長、政委和幹部們忙着偵察地形，最後，決定派

人爬上左邊的石崖，抄入敵人的側背。勇士們攀藤拊葛，一個一個地爬上去，正面的部隊仍在佯作強攻。敵人亂打着機槍。但不到一點鐘，就聽見敵人的後面槍響了，正面的三營乘勢發起猛攻。一下子把敵人打垮了，接着一個猛追，敵人的三個連完全被消滅。

戰鬥結束了，天已黃昏，我軍就在河邊的幾個小莊上宿營。

三、趕路！趕路！趕路！

第二天，紅四團比命令規定的時間提早兩小時吃飯，五點鐘就出發了。部隊已經走開，只剩下個尾巴。突然，軍團派騎兵通訊員送來林彪軍團長的命令，寫着：『王、楊（按：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十五號奪取瀘定橋。你們要以最高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斷的手段，去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

十五號就是明天，明天就要奪取瀘定橋！但是這裏到瀘定橋還有二百四十里！誰也沒料想到任務會變得這樣突然，誰也沒有料想到任務會來得這麼緊急。

現在，一分鐘一秒鐘也不容遲疑了，一切都要和敵人爭取時間。因為瀘定橋那裏本來

有敵人兩個團防守，現在敵人又派兩個旅去增援，增援部隊以一部阻止我紅一師前進，大部沿河右岸北上。很明顯地，如果我們比敵人早到瀘定橋一分鐘，勝利就有希望；不然就很困難了。

部隊不能停留，不能集合，因為時間是寶貴的。楊政委把政治處的同志們找來研究了一下，就分頭派到營連進行動員，他自己也在路旁和全團走着同志講話，提出口號：『紅四團有光榮的戰鬥歷史，堅決完成黨給我們的光榮任務，保持光榮傳統！』『向奪取安順場的紅一團看齊，和他們比較！堅決奪取瀘定橋！』經過不間斷的動員，全團指戰員的情緒非常高漲。

今天出發後第一個任務是奪下猛虎崗，殲滅該山守敵。猛虎崗是一座上下三四十里的高山，山上草木叢生，霧氣罩住半山頭，二三十米以外，什麼也看不見。右邊就是大渡河，西面是更高的山峯，只有從這條羊腸小道通過，才能到達瀘定橋。我們展開了兵力，利用大霧向敵人摸進，迂迴到敵人的側背奪取了山頭，將一個營的敵人大部包圍消滅，並猛追到山下，在一個小鎮上，又與另一個營的敵人遭遇，在我勝利的矛頭衝擊下，敵人又被打垮了，向西北潰竄，我軍佔領了該鎮。但是，可惡的敵人在潰敗前將村

東河上的橋破壞了，這使我們的行動延誤了兩小時。架好橋繼續前進，一口氣又趕了三十里，到了一個約有一百餘家的鎮子時，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了。這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同志們全身都濕透了。夜色黑得可怕，伸手不見五指。但是離瀘定橋還有一百一十里，部隊一天沒有吃上飯，肚裏早就餓了；在猛虎崗的時候，我們又清楚地看見對岸的敵人正和我們並肩前進，如果敵人先趕到瀘定橋，我們一切都會完了。同時，敵我相隔一條河，距離僅僅三百米，如果敵人發覺了我們怎麼辦？夜裏什麼也看不見，牲口行李跟不上又怎麼辦？一切一切的困難都來了，都需要迅速地果斷地解決，都需要馬上想出辦法來。

團首長叫各連馬上做稀飯，並限令在半小時內吃完。我們又把全鎮老鄉家的籬笆都買下來，將竹子開劈了綁成火把，每人發給一個，行起軍來，限制一班點一個，人少的班兩班點一個，不許浪費，並要求每小時至少趕十里路。爲應付對岸敵人向我聯絡問話，具體規定了回答的辦法：以今昨兩日被我消滅和打垮的敵人三個營的番號，僞裝自己，欺騙敵人。因爲敵人的隊伍裏多是四川人，我們就選出四川籍的同志和敵人答話。至於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連團長、政委的乘馬在內，一律留在後邊走，派一個排

掩護。

那時，楊政委腿上的傷還沒全好，別人都勸他騎馬，他堅決地拒絕了。他說：『同志們，咱們一塊走呀！看看誰走得快！』大家興高采烈地高舉火把向前挺進，好像一條火龍，火光把河水映成一片紅色。對岸蠢豬般的敵人萬萬想不到這就是他們所夢想要消滅的英雄紅軍，他們糊裏糊塗地同我們併行走了十來里，因為雨大不走了。我們看見敵人宿了營，心裏非常高興。繼續前進，拚命趕路，一路上和疲勞、睏睡、飢餓作着鬥爭。在這樣一邊是山一邊是水的小道上，我們還是不斷地打瞌睡。有的同志走着走着不覺就站下了，後面的人便喊：『同志！同志！走呀！前面的走遠了！』瞌睡的人這才驚醒過來，趕緊追上隊伍。經過整夜的急行軍，在第二天明五點鐘，我們勝利地到達了瀘定橋邊。實際上除了打仗、架橋、吃飯的時間以外，二百四十里路才走了十八小時。這真是飛毛腿呀！

四、要橋不要槍

我們佔領了橋西幾處建築和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戰士們忙着晒衣、做飯、休息，

幹部們分頭去看地形。

瀘定橋真是個險要所在，看地形的同志都不由得吸了一口涼氣。往下看：紅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樣從上游的山峽間傾瀉下來，衝擊着河底參差聳立的惡石，激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的聲響震耳欲聾。在這樣的河流裏，就是一條魚兒，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擺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從橋上走。

再看看瀘定橋吧！既不是石橋，也不是木橋，而是一座鐵索橋。從東岸到西岸扯了二十根粗鐵環，一個套一個地聯成一條長鐵鏈，兩邊各五根，做成橋欄，底下並排十根，每根間隔三十來公分，就是橋面。本來這上面是橫鋪着木板的，看來也和普通橋一樣，當人走上去時，橋面就隨着人的走動一上一下，幌幌蕩蕩如坐搖籃。但是現在木板已經被敵人搬到城裏去了。至於瀘定城呢？這城是一半掛在東山上，一半貼着右岸河畔建築起來的，城牆高兩丈多，西城門正堵住橋頭；過得橋去，必須通過城裏，別無他路。城裏住着敵人的兩個團，他們早已在城牆上、山坡上嚴密地作好了陣地，憑藉着這樣的天險，傲慢地向我們大聲喊叫：『你們飛過來吧！我們繳槍啦！』紅四團的勇士們則堅決地回答：『我們不要你們的槍，只要你們的橋！』

上午我軍完成了一切的攻擊準備，組織了一個營的機槍，封鎖可能來援助的敵人的前進道路，因為右岸和左岸一樣，也只有一條傍山依水的小道，敵人只能從那條路到達瀘定橋。但增援的敵人兩個旅始終沒有到達瀘定，原來他們已經被我右路軍牽制在離城六十里以外的竹林坪以南地區。軍團教導營向西康省會打箭爐方向警戒，那裏有敵人的六個團。這樣，兄弟部隊直接配合了紅四團奪取瀘定橋，使我們有了較充裕的時間進行準備，減少了好多顧慮。

總攻在下午一點多鐘開始了。團長、政委親自站在橋頭指揮戰鬥，全團的司號員集中起來，吹起衝鋒號，槍砲聲、喊殺聲，震撼着山谷。我們的第一突擊隊是由二連的二十四位英雄組成的，由連長廖大珠同志率領。他們持着短槍，每人帶十二顆手榴彈，攀着橋欄踏着鐵索向敵人衝鋒。隨他們前進的是三連連長王育才同志率領的全連指戰員。他們除了武器以外，每人帶一塊木板，一邊前進一邊鋪在橋上。但是第一突擊隊剛衝到橋的中間，瀘定城西門的敵人突然點起冲天大火，企圖把我軍阻擊在橋的東端，然後利用火力消滅我們，黑煙滾滾燒紅了半邊天，橋頭立刻被熊熊的火焰包圍了。

這正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二十四位英雄跑到城門外幾十步遠，看見大火，似乎猶疑